



西安男子请求隔离未果后，一家6口全部确诊感染

“我不想害大家。我不能下楼散播病毒。我就想有人来给我做核酸，把我接走！”



”

孙辉21日出现了“发热、头痛、眼痛、咽痛、腹泻”等症状。22日凌晨2点，接到公司同事确诊的通知后，他收拾行李，准备被接走隔离。此时，家中还有其他三个大人，以及1岁和4岁的两个孩子。

“我不想害大家。我不能下楼散播病毒。我就想有人来给我做核酸，把我接走！”西安男子孙辉（化名）连续多日请求相关部门收治自己，一直未果，他向所在小区单元楼业主群发出“宣言”。发热5天后，他无奈作出了下楼的决定，让防疫人员将自己“抓走”。

孙辉在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二路光电园内的一家公司上班。2021年12月21日，西安新增的42例本土确诊病例中，包括一名在光电园活动的病例。

孙辉就是在21日出现了“发热、头痛、眼痛、咽痛、腹泻”等症状。22日凌晨2点，接到公司同事确诊的通知后，他收拾行李，准备被接走隔离。此时，家中还有其他三个大人，以及1岁和4岁的两个孩子。

但在接下来的5天，孙辉经历了一系列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。

参照其他同事的情况，孙辉属于B类密接，应立即被带走隔离，但他却一直作为C类（次）密接，家门贴封条，居家隔离。21日的混合核酸检测，结果显示为“异常”；22日深夜的单独采样，核酸检测结果直到37小时后才出来，又显示为“阴性”。

为了保护家人，孙辉不断给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、110、120、12345、街道办、社区等单位打电话，请求将自己带走隔离，但遭遇“踢皮球”。相关部门两次派出“上门”核酸检测人员，但都要求他“下楼”接受检测。他担心下楼导致病毒扩散，因而拒绝。其中一次，前来的检测人员还一度失联。

24日，孙辉症状严重，在他的“威胁”之下，疫情防控人员上门，将其家人全部带走隔离。当天晚上，孙辉接到妻子确诊的消息，情绪崩溃，认为“自己害了一家人”。

25日下午，他在向小区单元楼业主群解释之后，决定下楼上街，实施“自救”，并得到邻居和大量市民的同情，许多人打电话帮他求助。在这个下午的4点左右，孙辉终于被接到隔离酒店。

26日下午，孙辉的核酸检测结果显示为“阳性”。这晚10点，他被送入西安市胸科医院。

28日至30日，孙辉陆续接到消息，小舅子、儿子、岳母、女儿纷纷确诊。至此，一家6口全部确诊感染新冠病毒。

针对以上情况，2022年1月3日下午，开屏新闻记者致电杜城街道办金地社区核实情况，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只说相关情况都已上报雁塔区。记者随后数次拨打杜城街道办的三个电话号码，其中两个始终在通话中，还有一个无人接听。记者又数次拨打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，亦处于通话中。

以下是孙辉的口述：

一开始就不被隔离的“密接”

第一件奇怪的事情是，为什么21日、22日，我没有在第一时间被带走隔离？

我在西安市雁塔区科技二路光电园的一家工程公司上班。光电园是一个孵化园，有不少企业在此办公。我最后一次去上班，是2021年12月17日，星期五。到12月20日，星期一，光电园因为有病例出现而被封楼。

12月21日下午，我出现发热、头痛、眼痛、腹泻、咽痛等症状。我的身体对病毒一直很敏感，平时如果接触了流感患者，晚上回家必定感冒，发烧头痛。好得也快，晚上吃了药，第二天早上就好。最初，我以为自己是常规感冒。

我住在金地西洋公元小区二期，6号楼。家里住了6口人，我、妻子、丈母娘、小舅子，还有我们四岁的儿子和一岁零两个月的孩子。为了不传染家人，那天我自己睡在小房间里。我还开玩笑，“别感染了新冠”。

22日凌晨1点半左右，公司领导打电话来，说我们公司同事确诊了，让我赶紧收拾东西。凌晨2点，我起床收拾好东西，把家里做了一遍消杀，等相关人员来把我带走。但一直没等到人

来接我，最终演变成了居家隔离。

以我的理解，单位同事感染，我们就属于B类密接，要被立刻带走隔离。我单位的另外几个同事住在西安市高新区，他们22日接到通知，最迟23日就被接走隔离了。

因为第一个确诊同事是长安区的，当天长安区疫情防控指挥部还给我来了电话，但得知我住在雁塔区之后，就说“你属于雁塔区，我们会把你这个情况转给雁塔区”。我就等雁塔区来接我，等到22日下午也没动静。

我着急了，因为我症状都比较明显，又是密接。于是打电话给小区物业、社区，社区上报到街道。街道办的人过来，没带我走，而是给我家门上贴了封条，让我居家隔离。我所在的6号楼，也封楼了。

封门的时候，我跟他们有争议。我说这不行，我是B类，不能居家隔离。他们答复：“先做核酸。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街道办、社区把我认定为C类密接。但我的其他同事，跟我在一个办公室办公的人，都被认定为B类，并被带走隔离了。我跟他们的区别是，人家属于高新区，就是B类，一码通变成红码；而我属于雁塔区，就是C类。

我觉得有些奇怪，这个区分的依据不应该是根据接触程度吗？而且我还有那么多明显的症状。

（编者注：国家卫健委目前并无以ABC作为流调人群分类的规定。陕西《咸阳日报》12月4日报道，“对流调发现的B、C类密切接触人员、对入境集中隔离期满后返咸继续隔离的人员，赋予红码；对封控小区人员、同时空伴随人员、系统内归为D类密接人员，赋予黄码。”12月16日，陕西华商报曾报道：“西安雁塔区已隔离管控B类密接1091人、C类密接1049人。”但记者未能在陕西省和西安市的疾控中心官网中搜索到“B类”“C类”密接的区分规定。记者获取的一份西安某大学内部文件《风险人员判定标准》上显示，“B

类”“C类”即通常所说的“密接”“次密接”。)

未能上门的核酸检测采样

12月21日中午，我到楼下做了一次混采的核酸检测。22日早上起来，我口鼻出血了。22日晚上，社区防疫人员上门给我做了单采核酸。这次单采，说的是“加急”，可是结果一直到24日才出来。

23日上午，社区给我打电话，说21日的核酸混检“异常”。工作人员还说，等22日的核酸结果，“如果是阳性，就送你去定点医院；要是阴性，就送你去普通医院看病。”

同在12月23日，我接到单位通知，说公司出现了第二例确诊病例。我特别慌，因为家里有老人、孩子。我心想：赶紧把我弄走啊，千万别把家里人都传染了。我就给各个部门打电话，他们说，晚上派人给我做核酸。

晚上9点多，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说工作人员到我家小区北门了，让我下楼去做核酸。我告诉工作人员，我是B类密接，居家隔离，门上还贴了封条，不能出门，“你们必须上来给我做核酸，我下楼可能会传染给别人。”当时，我们小区只有我们这栋楼是被封的，小区里还有人活动。

我是懂防疫法规的，居家隔离，坚决不能出门。但这位防疫人员到了我家楼下，还是让我下去做。我说，如果你不上来，我就不做。结果他真的走了。

我们这栋楼共有34层，住了1200多人。我很确信自己感染了新冠病毒，一下楼，不就把电梯污染了吗？小区里人来人往，不是又把整个小区都传染了吗？

12月23日晚上这次上门核酸检测，就这样失败了。

24日早上，我觉得很难受。因为一直发烧，也没药，夜里睡不着，心里又慌。我就又把110、120、12345、雁塔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电话

下转 07 版